

初夏的天空

□陈小庆

1982年初夏，也是这样一场雨后初晴的美丽日子，天空明净而湛蓝。父亲大病初愈，换换了个人似的，此前温文尔雅的他脾气变得很暴躁，经常和我妈打架，尤其是周围有劝架和观战的人时，他们打得越发起劲。

在我父亲看来，我母亲比较粗心，对很多事满不在乎，这和她读书少劳动多有关系，每天那么多活等着她去干，就顾不得很多生活中的细节了。但不那么勤劳的父亲却有足够的时间去细心，他经常对我母亲横挑鼻子竖挑眼，两个人说话很不对付，尤其是父亲对母亲说出的话几乎没有赞同的，他觉得母亲笨，觉得越来越和母亲说不了着，说话没有一点耐心，不是吹胡子瞪眼就是闭眼不理睬。

但如果因此说母亲粗心就是不负责任，可就大错特错了。母亲给人家油漆家具，可以说是要速度有速度，要质量有质量，母亲从来是粗中有细，再忙，该讲究的也要讲究。比如油漆席梦思的雕花床头，母亲总是细心地做好扫灰除灰工作，角角落落的缝里都不能有一点灰尘，否则油漆刷上去后，没有真正刷到木头上，就算当时看不出来，过不久漆皮也会剥落的。所以母亲干了近40年油漆活，没有人说她干活不好的，都是广有口碑，方圆百里都知道外公家是最好的油漆世家。母亲经常说：“不能把门势弄倒了。”这里的“门势”，就是名声、信誉。而如果换表面看上去

很细心的父亲干活，就不一定那么认真负责了。母亲经常说，父亲干活不负责任，完全是在支差应付混日子样子，虽然缝里有灰，他可能会去扫，但不会扫得太认真，这好像是要看他的心情，很多类似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他觉得自己身体好心情好时，可以稍认真点，他觉得烦躁不舒服时，就急着干完，不会顾及太多。可能在他心里没有那么多“门势”的概念，毕竟他没有从小听我外公说“门势”这样的词。

有一段时间，父亲和母亲显得很不幸很不幸福，虽然靠勤劳挣到不少钱，但两口子打打闹闹、吵吵嚷嚷实在是太频繁了。在母亲眼里，父亲那双曾经明亮的眼睛，如今放射着愤怒和仇恨的光芒；而在父亲看来，母亲那条曾经美丽的麻花辫，怎么看都像是奋起反抗的鞭子……

很多人家都会有危机，父亲和母亲似乎互相牵绊更多些，无法简单靠分手解决问题。比如，母亲常常在吵架时说自己不该那时不惜一切代价为父亲看病，本想着他以后会感恩，会对自己好，现在却要受他的气——吵架时还不敢气着他了，怕再气出病来，一直让着让着，就成了现在父亲为所欲为的局面；而父亲则认为自己当年义无反顾地做了上门女婿，撑起母亲家的门面，自己实在是好得没挑了！

靠着辛勤劳动，我家在1984年就成了万元户，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，距离父亲病愈也就两年

时间。我家于1988年在新生街盖了一座新房子，然后我们家搬了过去，新家门口没什么邻居，只有匆匆过路，算是很安静。第一个秋天，母亲每天早上都认真做饭，炒菜、烙大鳌油馍、做鸡蛋疙瘩汤，菜虽然只是豆芽或豆腐，但那种认真做饭的感觉很陌生，那些普通但用心的饭菜就是那个秋天最美的味道，新的环境让母亲更加用心生活了。

从搬到新家之后，父亲和母亲再也不敢动手打架了，也许是因为没有围观和拦架的，他们俩也打不起劲了。还有就是人们在新的环境总是想要展现新的自己，想维护好新的环境的那种美好气氛，这既是受环境影响，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的一种自然成长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两人又开始了吵嘴。

父亲和母亲的所有吵嘴都留不下什么记忆，他们并不是因为什么大事或者什么真理问题的较量，只是一种情绪的计较，母亲埋怨父亲不仅不能赚大钱，还从不做家务，每天只是下班回来往沙发上一坐，等吃现成饭；父亲则每次开口都是自卫反击式，只喜欢懒坐在那里的他，当然也懒得主动挑起战火。

经过几十年的较量，父亲成了家里最厉害的角色，他力气虽然没有长年劳动的母亲大，但年轻时他灵巧性更好，“武功”比母亲高，所以经过年轻时的多次比试，母亲不再和他打架；父亲也

比母亲的嘴会说，他更会讲大道理，虽然他并不是最讲理的那个人，在一切狡辩无效后，他就使出终极一招——发脾气。比如母亲说错一句话，本来平静的他，如果正在吃饭，可能马上就会把碗摔了，就算里面还有母亲辛苦做的手擀面和红烧肉，也照摔不误。如果母亲试图补救慌着道歉，忙中出错又说错了话，那么他就会继续摔手边可以拿得动的东西，直到气消为止。但母亲并没有放弃数落父亲的权利，毕竟有太多事情无法忍受，免不了就要在口头上抗议，理亏的父亲容易并不还嘴，好像也习惯了被母亲说几句，但母亲如果说得太多停不下来，让父亲烦了，就麻烦了，父亲就要发脾气了，所以母亲只是当面简单说几句，背地里再详细跟其他亲人反复说，以纾解心中的郁闷。

也许一个人身体不好的时候，是没有耐心和别人争论的，因为体力跟不上，如果知识储备又不具备说服别人的能力，加上性格修养不够，容忍度也不够，容易急躁，就会直接表现为肢体动作。但又打不过别人，只能靠摔东西或自残威慑对手，这证明他已经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靠言语或威信取胜了。

父亲病好得很彻底，40年间没有再发病，各种小病也很少，算是平稳度过了青年和中年时期，为家庭的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。用母亲的话说当然没贡献，但至少他没有再生病，这也算是

贡献，之后平稳进入老年时代。能够平稳度过40年，和父亲有什么事不憋在心里有关，他基本上是有有什么不爽当时就爆发了，有仇当场就报了，还有就是他基本不再吃苦，不干重活，不再勉强自己。

父亲不能劳累，可能是从年轻时那场病后变得懒了，更多时候只是动动嘴，或稍微动动脑子——其实他也懒得动脑子。父亲虽然在家庭发展中并没有提供太多直接的经济效益，但他毕竟是比较有头脑的人，在很多关键问题上，总能说出一些有思考的话，让人重视，也进而学会思考，虽然家庭在那些年并没有什么太大进步，但潜移默化也影响到了孩子们。父亲年轻时爱画画，病好后依然画了好几年，搬入新家后基本就不画了，这也是一个变化。有时候甚至人们会觉得父亲这辈子好像没有什么爱好，但仔细想想他年轻时曾是多么痴迷绘画，不知是生活的压力还是什么原因，他放弃了年轻时喜欢的事情，退休后有了时间也不再去寻觅那种快乐。

而如今，躺在床上行动不便的父亲，每天靠母亲给他喂饭吃，闲下来他会讲他的往事，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往事。往事里他魅力无限，往事里他有无数金银财宝，他花钱如流水，而母亲只是一个匆忙劳碌的背影，甚至只是故事背景，没有参与他的那些故事。

不知道他还想不想得起，43年前那个初夏明净的天空，他大病初愈，她喜极而泣。



最美是云台

□江 涛

潭瀑峡间，银珠漫天
一汪天瀑铺就整片玉帘
红石峡中，斑駁砂岩
时光荏苒詮釋沧海桑田

莫问前路几道弯
风霜雨雪皆是画卷
待踏遍层层峰峦
方知云台风光无限

子房湖畔，水光潋滟
一朵波纹摇醒整个夜晚
茱萸峰上，云海无边
峰回路转尽显天地浩瀚

莫问前路几重关
日月星辰皆是礼赞
待阅尽山河万千
方知云台大美无言

故园春早

□汤保成

故园春早今又逢，
淑气浮光百卉生。
金缕争垂拂碧水，
紫燕频剪剪春声。
夕霞散绮焕流绚，
烟笼田畴暗疏影。

大河万里归苍海，
古木云柯御长风。
相思一缕传杏花，
乡愁万般月明中。
等闲闲侧安一隅，
莫如杖藜徐步行。

麦穗又齐了

□张 相

麦穗又齐了
在风里轻轻地摇晃
仿佛诉说着成熟的物语
等待收获时归仓
它们曾是我拼命挣脱的地方
如今再也无法靠岸的故乡

让麦茬刺破脚掌
镰刀割弯了腰
多疼啊
可疼的真实
不像现在连疼都隔着玻璃

小时候我多恨这片土地啊
恨它烈日下麦忙
恨它困住我起飞的双脚
像困住一只不肯低头的麻雀

麦穗又齐了
每当拿起城市的馒头
总会想起母亲蒸的八五面馍
那真叫好吃
像一种温柔的惩罚
从逃离到怀念
我内心终于活成了
家乡的陌生地
故乡的陌生人

夏 意

□冯英英

风，从指尖滑过
杨柳摇落了太多往事
暮春的目光愈显渺茫
翻白的夹页中
散落了诸多的芬芳

沁人心脾的一抹清涼
只有片刻的驻足
跌落了鸟鸣
掠起沾染晨露的一缕发丝

白昼拉长了身影，热量膨胀
无法拒绝，这真实而热烈的拥抱

珍藏起每一片绿荫
裸露的热情，从不同角度打开
地面上落满
窥觑的眼神

直面火辣辣的目光
毛孔禁不住滴落滚烫的言语

一群野鸭游过
划碎了影子
泛出的涟漪，托起片片清盈
一抹嫣红落入掌心

如何防治夏季臭氧污染

随着夏季的到来，臭氧污染逐渐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问题。与公众熟知的PM_{2.5}不同，臭氧污染更具隐蔽性，但其危害不容忽视。

自然界中的臭氧90%存在于大气平流层，这就是臭氧层。臭氧层能吸收太阳放射出的大量对人类、动植物和农作物有害的紫外线辐射，保护地球生物圈。但是臭氧一旦从平流层进入对流层，就会诱发其他大气光化学反应，形成近地面“臭氧污染”，对地球环境造成伤害。

不同于PM_{2.5}，臭氧污染并非直接由污染源排放导致，而是由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和氮氧化物（NOx）在阳光照射下发生光化学反应形成，主要来源于石化、印刷、涂装等行业释放、机动车排放、油漆、溶剂、加油站挥发等。夏季高温、强光照和静稳天气会加速这一过程，导致近地面臭氧浓度超标。

臭氧污染有哪些危害呢？它会影响人体健康刺激人的呼吸道，引发咳嗽、胸闷，长期暴露可能损伤肺部功能，加重哮喘等疾病；同时臭氧污染能够抑制植物光合作用，导致农作物减产；此外臭氧还是温室

立夏之美

□廉彩红

立夏，立于暮春和初夏的交接口，庄严地从谷雨的手中接过季节的旗帜，猎猎地挥舞着，舞出一片绿荫，一片暖阳，一片生机，一片热烈，给人们带来又一场美的享受。

立夏之美，美在景物。立夏的景物之美，又是渐变的、递延的，一层层推开，一层层荡开。它不是一夜之间的改天换地，而是一点一滴地渗透与积累，让人们逐渐适应它的充盈和饱满——今天比昨天热一点，明天比今天又热一点；树叶今天比昨天绿一点，明天比今天又茂密一点。人们在这渐变中适应，不知不觉便进入了盛夏。这过程如此自然，如此熨帖，让人几乎察觉不到季节的更替。只有偶尔翻看日历，或者听到某句老话，才会恍然意识到：啊，原来已经立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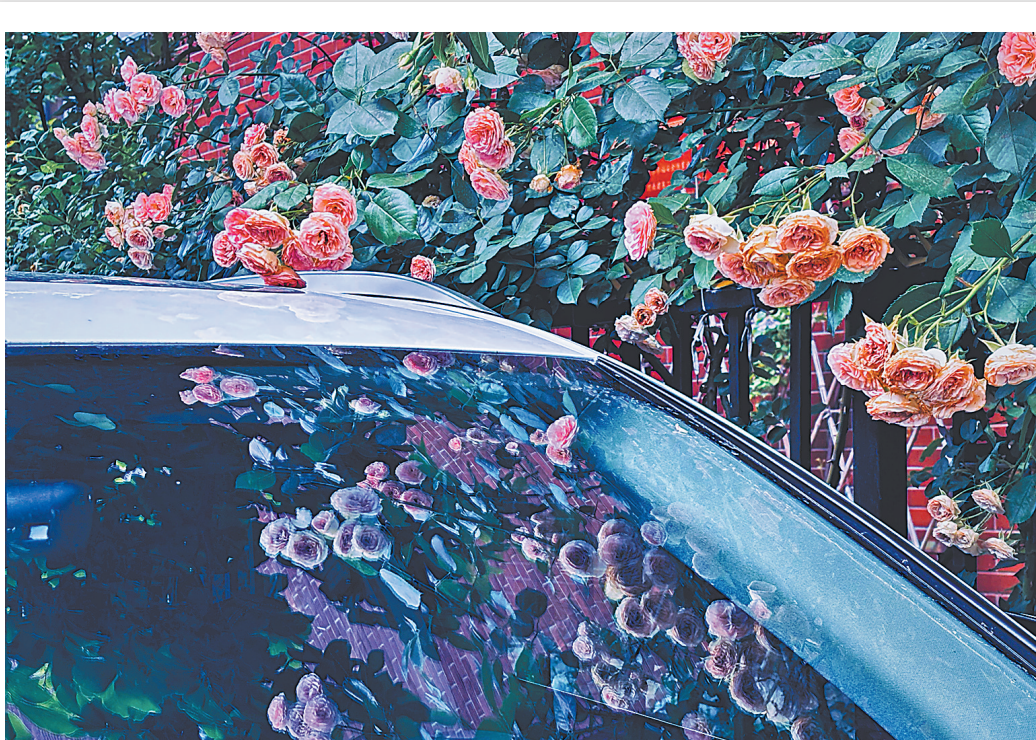
立夏之美，美在欣欣向荣。树木，前些日子还嫩生生的叶子，如今已经长得厚实，颜色也由浅绿转为深绿。梧桐叶子大如手掌，在风中哗啦啦地响；槐树开满了白花，香气浓得化不开，惹得蜜蜂嗡嗡乱飞。最妙的是石榴树，枝头已经冒出红艳艳的花苞，像一个个小火苗，随时准备燃烧起来。河水也暖了，前些日子还冰凉刺骨，如今已经可以伸进脚去。桑叶采了一茬又一茬，蚕宝宝日夜不停地吃着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河边的芦苇已经长得很高，风一吹，便如绿色的波浪般起伏。蜻蜓在水面上盘旋，时而停驻在芦苇尖上，透明的翅膀在阳光下几乎看不见了。

立夏的美里，有着独特的热闹与生机。经过一冬的蛰伏，一春的铺垫，万物都攒足了劲，要在夏天尽情绽放。草木疯长，虫鸟欢鸣，连人们也变得活跃起来。街头巷尾，田间地头，到处是忙碌的身影，到处是欢快的笑声。这种生机不是春日里那种怯生生地试探，而是肆无忌惮地张扬，是生命力的狂欢。雷雨也来凑热闹，刺目的闪电忽然划过长空，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，紧接着霹雳一声响，人们来不及惊呼，雨便跟脚儿就来了，哗哗地，容不得谁思考和躲避。豆大的雨点，连成线，织成网，将天地笼罩其中。立夏后，雨来得多，来得频，它可不像春天把雨藏着掖着揣在怀里，让人们一遍遍感叹“春雨贵如油”。

立夏之美，美在田野。田野里麦子已经抽穗，远远望去，像一片金色的海洋。青色的麦秆举起一颗颗饱满的麦穗儿，穗儿有金色有青色，但无一例外都高昂着头。它们勇于迎接骄阳的考验、烈风的磨砺，它们知道，唯有如此，麦籽儿才能坚硬踏实。当褪去表皮时，才能自信地袒露出自己褐色的皮肤，农人的脸上才会展现出骄傲的笑容，磨出的面粉才能洁白馨香。它的美，是丰收的希望之美，是农人的希冀之美，是人们餐桌上的饭食丰盛之美。油菜结了籽，农人们开始收割，地里弥漫着青涩的香气。有人就在地边开辟出一块空地，把油菜堆积在那里，用长棍子敲打，清脆声音里荡起阵阵灰尘。唯有这样的灰尘，让人感到立夏的纯粹和踏实、澄澈和丰盈。

立夏之美，美在饮食。除了必吃的鸡蛋，还有嫩蚕豆、新蒜、苋菜等时令菜蔬。主妇们各显神通，将简单的食材做出花样来。蚕豆可以清炒，可以煮汤，还可以和咸菜一起炖；新蒜则用来腌制成糖蒜，酸甜爽口，最是开胃。至于苋菜，或炒或拌，那鲜红的汤汁染得米饭都红了，孩子们觉得有趣，往往能多吃半碗。饭后，还有新摘的樱桃、桑葚等水果，酸甜可口，解腻消食。老人们说，立夏吃这些，可以平安度过炎热的夏天，不易生病。这话科学与否不得而知，但一代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也就成了传统。

立夏了。夏天就这样站在我们面前，带着它的热情与活力，它的浓郁和饱满，笑盈盈地注视着我们，不顾一切地把热情挥洒。我们无法拒绝，也不必拒绝，只需打开门窗，迎接它的到来。然后在每一个立夏，感受它的热情、它的美，并将它传递给后来的人。



谁的车被鲜花占满

白衣飞霜
摄

丁香花园的阳光

□范之歌

程大爷是丁香花园的保安，在这里干了八年。

程大爷住在小区地下车库的一间拐角房。那房间没有窗户，只有一扇铁门，门上挂着一把老式铁锁。房间里摆着一张窄床，还有一张小方桌；桌上放着一盏台灯，灯罩是绿色的，灯光从那里漏出来，像是地底下长出来的一株发光的植物。

程大爷上班时总是穿着那件洗得略旧的蓝色制服，站在门岗处，对每一个进出的业主点头微笑。下雨时，他会撑一把大黑伞，把没带伞的老人或孩子送到单元门口；下雪时，他总在天亮前就把把小区的主路扫得干干净净。谁家水管漏了，厕所堵了，只要说一声，程大爷就会拎着他那个旧工具箱上门。他不收钱，最多喝一杯主人家倒的茶水。

他的工具箱有些年头了，工具却擦得锃亮。扳手、钳子、螺丝刀，都像他一样，沉默而可靠。

那天下着小雨，程大爷在帮3号楼的老张家修完水管后，踩到了湿滑的楼梯，摔倒了。老张吓得脸色发白，连忙叫了救护车。小区的业主闻讯赶来，七手八脚地把程大爷送到了医院。

医生检查后说，程大爷的腿骨裂了，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大家商量着要把程大爷送回老家休养，程大爷却摇了摇头，说他老家早就没有亲人了。在回小区的车上，宋大姐突然问：“程大爷，您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啊？”

程大爷愣住了。他望着车窗外掠过的梧桐树影，半晌才说：“我啊，

就想在一个有阳台、有大窗子的房间里住上一个月。”说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好像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似的。

第二天，小区的公告栏上出现了一封倡议书：为程大爷征集免费的空房子住，时间是三个月。谁也没想到，第二天一早，就有十一位业主来到门岗登记，他们都要把空余房子腾出来给程大爷住。

1号楼的王老师说，他家朝南的主卧带大阳台，阳光特别好；5号楼的李医生说他家的客房一直空着，窗外正对着小区的花园；7号楼的张工老师甚至拿出房子的钥匙，那房子还没人住，所有东西都是新的……

程大爷听着物业经理念出一个个房号，浑浊的眼睛里渐渐泛起水光。他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制服上的扣子，那扣子已经被磨得发亮。

最后，程大爷选择离门岗最近的2号楼。那是6楼刘老师家的房子，刘老师去国外女儿家暂住，房子正好空着。

搬家那天，整个小区的业主都来帮忙。程大爷的东西很少，几个人一趟就搬完了。但当大家推开刘老师家的门时，都愣住了。

阳光从落地窗洒进来，照在米色的地板上，形成一片明亮的光斑，远处的城市轮廓在玻璃窗上投下淡淡的影子。

程大爷站在门口迟迟不敢进去，他低头看看自己沾着泥土的布鞋，又抬头看看光可鉴人的地板，犹豫着。

“快进来啊，程大爷！”宋大姐拉着他的胳膊。

程大爷小心翼翼地走进去，像是怕踩碎了什么。他慢慢走到窗前，伸出手，触摸着冰凉的玻璃。阳光透过玻璃，照在他的手掌上，那上面布满了老茧和皱纹。

“原来透过窗户的阳光是这样的啊。”程大爷轻声说。

在场的人都沉默了。他们这才意识到，程大爷在那个地下室里，已经八年没透过窗户看到阳光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程大爷成了整个小区的宝贝。张阿姨每天都会送来热腾腾的饭菜；李医生定期来检查他的腿伤；王老师给他带来了许多书。孩子们放学后也爱往程大爷那里跑，因为阳台上总能找到糖果。

程大爷常常坐在阳台的摇椅上，看着窗外的云彩变换形状。有时候他会拿起刘老师留下的望远镜，看远处工地上起重机如何将钢材吊到高处。到了晚上，城市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，像是撒了一地的星星。

三个月后，程大爷的腿伤好了，执意要搬回地下室，说不能总占着别人的房子。业主再三挽留，最后还是尊重了他的决定。

从此以后，小区里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：每年冬天最冷的那两个月，程大爷总要住进不同的业主家。有时候是朝南的卧室，有时候是带落地窗的客厅。程大爷的蓝色制服依旧每天出现在门岗，只是他的工具箱里，又多了几样崭新的工具——那是业主合起来给他买的。

窗外的丁香花又开了，紫色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摇曳，散发出迷人的花香……